

西方学者谈先知穆罕默德（1/3）



在十字军东侵的几个世纪里，西方学者捏造各种诽谤之词，极力诋毁先知默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的进步，当今世界，人们开始倡导宗教宽容，崇尚自由思想，西方学者对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活和性格的描绘，也有了很大转变。在本篇末尾，我们将会列出一些非穆斯林学者对先知穆罕默德的评述，以证明这一观点。

西方学者仍然需要进一步了解和研究有关穆罕默德真实身份史料，从而得出，他确是安拉派遣给世人的最后一位先知的结论。尽管客观事实俱在，人们同样深受启迪，但西方人仍缺乏诚意，不肯客观地理解穆罕默德的先知身份。很奇怪，他们对先知穆罕默德的完美人格和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明确而又隐含地拒绝了他的先知身份。在此，用心地探索是非常必需的，而所谓的客观评论也是很有必要的。为了公正、合理、客观地说明穆罕默德的先知身份，我们现将其生平中炫目的事实，对于他的先知身份提供公正、合理、客观的依据。

在四十岁之前，穆罕默德从来没有在政治、传教和演说方面显露才华，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他讨论形而上学、伦理、法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方面的只言片语。毫无疑问，他具有优秀的品质、文雅的举止和高尚的修养。但是，他并没有如此地引人注目和完全地与众不同，更料想不到他在不久的将来有伟大的和革命性的影响。但当他带着新消息从希拉山洞出来时，他完全转变了。有这样品性的人怎么可能突然变成“一个冒名者”，来宣称自

己是安拉的使者，从而招致族人的暴怒？你可能会问，是什么原因使他甘愿遭受这一切磨难？如果他肯放下他所宣传的宗教，他的族人愿意接受他为他们的君王，供给他一般统治者所追求的荣华富贵

。但是，他选择了拒绝唾手可得的权力与财富，而继续面对各种各样的责难、抵制，甚至是身体上的攻击，继续坚定不移地宣传他的宗教。要不是安拉的援助和他那传播正教的坚定意志，以及他那坚如磐石的信仰和伊斯兰必胜的信念，他能稳如泰山面对所有的反对和阴谋吗？此外，既然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联合起来陷害他，他为什么还要信仰耶稣和摩西及其他先知呢？而且还将信仰他们作为最基本的信仰内容而加以宣扬呢？

他的先知身份是不可争议的事实。尽管四十年来他从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没有过正常平静的生活，但当他开始宣讲他的使命的时候，所有的阿拉伯人都被他美妙的修辞和雄辩的口才所震惊，久负盛名的阿拉伯诗人、雄辩家和演说家，无人能与之媲美。他带来的《古兰经》内容包罗万象，风格无与伦比，号称文学上登峰造极的阿拉伯人无人应其挑战……

最后也是相当重要的是，即使在他获得权力和地位之后，他为什么还要过艰苦的生活？我们不防思考一下他在临终时所说的话：

“身为先知和使者，我们不继承任何财物，我们留下的也只作为施舍。”

事实上，自地球有人类以来，安拉曾在不同年代不同地域派遣使者到不同人群中间，而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是安拉选拔并派遣的最后一位使者。以下是西方学者对先知穆罕默德的有关评论。

拉马丁：《土耳其史》（*Histoire de la Turquie*），巴黎，1854年版，第二卷，第276-77页：

“如果我们以远大的目标、微弱的财产和惊人的效果作为衡量人类奇才的三个标准，那么，在古今历史上，有哪一个伟人能跟穆罕默德相比呢？那些著名的人物所缔造的不外乎是武器、法律和帝国。就算是真了不起，他们所创造的也只不过是物质世界的权力，一切都是过眼云烟，甚至在他们的眼前眼前常常土崩瓦解。而在穆罕默德身上，令人震撼的，不仅是军队、法律、帝国和人民，而且是当时数百万计，世上三分之一的居民；还不止这些，他更使得人类对圣祭、神灵、宗教、思想、信仰，以及灵魂等的认识大为改观……他获得胜利而能克制；他的志向是全身心地为一种信仰，而非为自己争取王国；他无止境地祈祷，与神进行神秘地交谈；他去世之后，他的胜利还在延续

。凡此种种，都证明他不是骗子，而是基于顽强信念的真理传播者，这一信

念使他极具魄力地恢复了教义信条。此教义具有双重含义：安拉的独一，神的非物质性。前者说明安拉是什么，后者说明安拉不是什么；前者用剑戳穿假神，后者以文字开启思想。

“穆罕默德是一位哲学家、雄辩家、传道者、立法者、战士、思想的征服者、理性教义和非偶像崇拜的恢复者；是二十多个世上的帝国和一个精神的帝国的建立者。就算我们以任何的标准去衡量世界伟人，试问有谁能超越他呢？”

爱德华·吉本和西门·奥里合著：《撒拉森帝国史》^[1]（History of the Saracen Empire），伦敦，1870年版，第54页：

“在印度、非洲和土耳其经过十二个世纪，纷纷改宗信奉《古兰经》后，应使我们惊奇的，不是他的宗教的广泛传播，而是其真理的永恒不灭，因为他昔日在麦加和麦地那宣扬的教义仍原原本本地保存了下来……穆罕默德教徒^[2]一致抗拒任何诱惑，绝不容许将他们信仰和崇拜的目标降至人类感觉和幻想的程度。‘我相信安拉独一，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是伊斯兰简单而又永恒的宣言。安拉智睿的形象绝不因任何世俗可目睹的偶像而有所贬损；先知拥有的荣耀从不超越人类美德所及的范畴，而他的门徒都能谨记他的教训，对他的感恩之情也绝不会逾越理智和宗教的界限。”

博斯沃斯·史密斯：《穆罕默德和穆罕默德教》（Mohammad and Mohammedanism），伦敦，1874年版，第92页：

“他是集凯撒大帝和罗马教皇于一身：他是教皇但没有教皇的虚饰；他是凯撒而没有凯撒的兵团。他没有常备军，没有护卫队，没有王宫，没有固定的税收。倘若有人说他是借神权统治的话，那么穆罕默德便是这样的人。因为神赋予他一切权柄，既不需要凭证，也不需要维护者。”

安妮·贝赞特：《穆罕默德的生平和教导》（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Mohammad），马德拉斯，1932年版，第4页：

“任何研究这位伟大的阿拉伯先知的生平和性格的人，任何认识他如何生活，如何教导人们的人，对这位伟大的先知——全能的主的使者之一，是绝不会不肃然起敬的。尽管我要对你们说的，有许多你们都可能耳熟能详；但当我每次重读这些记叙时，就会对这位伟大的阿拉伯导师有一种新的钦佩，一种新的敬仰。”

W. 蒙哥马利：《在麦加的穆罕默德》（Mohammad at Mecca），牛津，1953年版，第52页：

“他为了自己的信仰，随时都准备忍受迫害；相信他并以他为领袖的人，都是品德高尚之士，而最终他获得伟大的成就——这一切都说明他是一个品格完美的人。硬说穆罕默德是个欺世盗名的骗子，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起更多问题。确实，没有一位历史伟人在西方社会所得的评价比穆罕默德所得到的更糟！”

詹姆斯A.米切纳：《伊斯兰：被误解的宗教》（Islam The Misunderstood Religion），见《读者文摘》（美国版），1955年5月，第68-70页：

“穆罕默德是位受到感召而建立了伊斯兰的人。他在公元570年生于一个崇拜偶像的阿拉伯部落。他一出生便成孤儿，因此对贫穷者、赤贫者、寡妇、孤儿、奴隶及备受压迫的人，特别怜恤。二十岁时，他经商很成功，后来被一位富孀雇佣，为她率领一个远行的骆驼商队。二十五岁那年，雇主赏识他的才能，向他提出婚约。新娘比他年长十五岁，结婚后贞洁的妻子，与忠实的丈夫共度一生。

“就像他之前的大部分先知一样，穆罕默德在接受神的言辞时，总觉得自己力有不逮，不敢担此重任而躲避。但后来天使命令他：‘你读！’据我们所知，穆罕默德不会读也不会写，但他仍默诵启示给他的信息：“安拉是独一的”。这个信息后来在世上起了革命性的影响。

“穆罕默德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很讲求实际。当他的爱子易卜拉欣去世时，发生了日蚀，于是人们便纷纷传言这是安拉的吊唁。于是，穆罕默德向他们澄清：‘日蚀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应将它与人类的生死混为一谈。’

“穆罕默德本人去世后，有些人想把他奉为神灵。他的继承者于是发表了一篇宗教史上地位崇高的文告。其言曰：‘如果你们崇拜的是穆罕默德，他已经死了；如果你们崇拜的是安拉，他永远存在！’”

迈克尔H.哈特：《影响历史的一百位名人排行榜》（The 100：A Ranking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ersons in History），纽约：哈定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33页：

“我选择穆罕默德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最有影响的人物，可能会使一些读者感到惊奇，也会使另外一些读者发生疑问，但他确实是历史上在宗教和世俗两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唯一人物。”

Footnotes:

[1] 撒拉森人，或译萨拉森人，系源自阿拉伯文的“东方人（شرفيين, sharqiyyin）”，转写成希腊文作Σαρακηνοί、Sarakēnoí，拉丁文作Saracen（撒拉坚），中文则受英语化的影响而习惯译成“撒拉森”。在西方的历史文献中，撒拉森最常用来笼统地泛称伊斯兰的阿拉伯帝国。在早期的罗马帝国时代，撒拉森只用以指称西奈半岛上的阿拉伯游牧民族。后来的东罗马帝国则将这个名字，套用在所有阿拉伯民族上，特别在十一世纪末期的十字军东征后，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欧洲人，普遍用“撒拉森”来称呼所有位于亚洲与北非的穆斯林。——译者注

[2] “穆罕默德教徒”（Mahometan）以及“穆罕默德教”（Mohammadanism）是东方学者因缺乏对伊斯兰的了解而将其误用，类似于“基督”（Christ）、“基督教徒”（Christian）和“基督教”（Christianity）。

(2/3)

拉马丁：《土耳其史》（Histoire de la Turquie），巴黎，1854年版，第二卷，第276-77页：

“如果我们以远大的目标、微弱的财产和惊人的效果作为衡量人类奇才的三个标准，在现代历史中，有哪一个伟人能跟穆罕默德相比呢？那些最著名的人物所缔造的不外乎是武器、法律和帝国

。就算是真的了不起，他们所创造的只不过是物质世界的权力，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在他们眼前常常会土崩瓦解。而这个人令人震撼的，不仅是军队、法律、帝国、人民和朝代，而且是当时数百万计，世上三分之一的居民；这还不止，他更使人类对圣祭、神灵、宗教、思想、信仰，以及灵魂等的认识都大为改观……他获胜利而能克制；他的志向是全身心地为了一种思想，而非为了争取建立自己的王国；他无止境地祈祷，与神进行神秘地交谈；他去世之后却仍得到胜利。凡此种种，都证明他不是个骗子，而是基于顽强的信念，而这一信念使他深具魄力，恢复教义信条。此教义具有双重含义：安拉的独一，神的非物质性。前者说明安拉是什么，后者说明安拉不是什么；前者用剑戳穿假神，后者以文字开启思想。

“穆罕默德是一位哲学家、雄辩家、传道者、立法者、战士、思想的征服者、理性教义和非偶像崇拜的恢复者；是二十多个世上的帝国和一个精神的帝国的建立者。就算我们以任何的标准去衡量世界伟人，试问有谁能超越他呢？”

爱德华·吉本和西门·奥里合著：《撒拉森帝国史》（History of the Saracen Empire），伦敦，1870年版，第54页：

“在印度、非洲和土耳其经过十二个世纪，纷纷该宗信奉《古兰经》后，应使我们惊奇的，不是他的宗教的广泛传播，而是其真理的永恒不灭，因

为他昔日在麦加和麦地那宣扬的教义仍原原本本地保存了下来……穆罕默德教徒一致抗拒任何诱惑，绝不容许将他们信仰和崇拜的目标降至人类感觉和幻想的程度。‘我相信安拉独一，和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是伊斯兰简单而又永恒的宣言。安拉智睿的形象绝不因任何世俗可目睹的偶像而有所贬损；先知拥有的荣耀从不超越人类美德所及的范畴，而他的门徒都能谨记他的教训，对他的感恩之情也绝不会逾越理智和宗教的界限。”

博斯沃斯·史密斯：《穆罕默德和穆罕默德教》（*Mohammad and Mohammadanism*），伦敦，1874年版，第92页：

“他是集凯撒大帝和罗马教皇于一身：他是教皇，但没有教皇的虚饰；他是凯撒，而没有凯撒的兵团。他没有常备军，没有护卫队，没有王宫，没有固定的税收。倘若有人说他是借神权统治的话，那么穆罕默德便是这样的人。因为神赋予他一切权柄，既不需要凭证，也不需要维护者。”

安妮·贝赞特：《穆罕默德的生平和教导》（*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Mohammad*），马德拉斯，1932年版，第4页：

“任何研究这位伟大的阿拉伯先知的生平和性格的人，任何认识他如何生活，如何教导人们的人，对这位伟大的先知——全能的主的众使者之一，是绝不会不肃然起敬的。尽管我要对你们说的，有许多你们都可能耳熟能详；但当我每次重读这些记叙时，就会对这位伟大的阿拉伯导师有一种新的钦佩，一种新的敬仰。”

W. 蒙哥马利：《在麦加的穆罕默德》（*Mohammad at Mecca*），牛津，1953年版，第52页：

“他为了自己的信仰，随时都准备忍受迫害；相信他并以他为领袖的人，都是品德高尚之士，而最终他获得伟大的成就——这一切都说明他是一个品格完美的人。硬说穆罕默德是个欺世盗名的骗子，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起更多问题。然而，没有一位历史伟人在西方社会所得的评价比穆罕默德所得到的更糟！”

詹姆斯A.米切纳：《伊斯兰：被误解的宗教》（*Islam The Misunderstood Religion*），见《读者文摘》（美国版），1955年5月，第68-70页：

“穆罕默德是位受到感召建立了伊斯兰的人。他在公元570年生于一个崇拜偶像的阿拉伯部落。他一出生便成孤儿，因此对贫穷者、赤贫者、寡妇、孤儿、奴隶及备受压迫的人，特别怜恤。二十岁时，他经商很成功，后来被一位富孀雇佣，为她率领一个远行的骆驼商队。二十五岁那年，雇主赏识他的才能，向他提出婚约。新娘比他年长十五岁，结婚后贞洁的妻子，与忠实的丈夫共度一生。

“就像他之前的大部分先知一样，穆罕默德在接受神的言辞时，总觉得自己力有不逮，不敢担此重任而躲避。但后来天使命令他：“你读！”据我们所知，穆罕默德不会读也不会写，但他仍是默诵启示给他的信息：“安拉是独一的”。这个信息后来在世上起了革命性的影响。

“穆罕默德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很讲求实际。当他的爱子易卜拉欣去世时，发生了日蚀，于是人们便纷纷传言这是安拉的吊唁。于是，穆罕默德向他们澄清：‘日蚀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应将它与人类的生死混为一谈。’

“穆罕默德本人去世后，有些人想把他奉为神灵。他的继承者于是发表了一篇宗教史上地位崇高的文告。其言曰：‘如果你们崇拜的是穆罕默德，他已经死了；如果你们崇拜的是安拉，他永远存在！’”

迈克尔H.哈特：《影响历史的一百位名人排行榜》（The 100：A Ranking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ersons in History），纽约：哈定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33页：

“我选择穆罕默德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最有影响的人物，可能会使一些读者感到惊奇，也会使另外一些读者发生疑问，但他确实是历史上在宗教和世俗两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唯一人物。”

(3/3)

《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

“.....早期资料中大量的细节表明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得到了同样理智、诚实而正直之人的尊敬与忠诚。‘.....穆罕默德是所有先知及宗教人物中最为成功者。’”（第十二卷）

乔治·萧伯纳对他评述说：

“他才是人类的救世主。我相信，如果世界由一个像穆罕默德一样的人来统治的话，他就可以成功地解决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并且将带给世人急需的和平与幸福。”

（《真正的伊斯兰》（The Genuine Islam），新加坡，第一卷，第8页，1936年版）

“他是迄今为止世上最卓越的人。他传播了一个宗教，创立了一个国家，组建了一个民族，制定了一个道德法则，开创了很多社会和政治改革，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有活力的社会惯例，为整个时代的人类世界呈现了他的教导和完全革命性的思想和行为。

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他于公元570年出生在阿拉伯半岛，四十岁时他开始传播正教伊斯兰（顺从独一的安拉）的使命，六十三岁时离世。在这短暂的为圣二十三年间，他将整个阿拉伯半岛从不信教和偶像崇拜转变到崇拜独一的安拉的信仰，从部族相战走到稳定团结的统一民族，从酗酒和淫荡到节制和虔诚，从不法和混乱到守纪和生活，从完全破产到美德的最高标准。人类历史在此之前和之后绝不会有这样一个将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如此完全的转变——所有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观持续了仅仅二十多年。”

拉马丁：著名历史学家谈人类伟大奇迹的条件：

“如果我们以远大的目标、微弱的财产和惊人的效果作为衡量人类奇才的三个标准，在现代历史中，有哪一个伟人能跟穆罕默德相比呢？那些最著名的人物所缔造的不外乎是武器、法律和帝国。就算是真的了不起，他们所创造的只不过是物质世界的权力，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在他们眼前常常会土崩瓦解。而这个人令人震撼的，不仅是军队、法律、帝国、人民和朝代，而且是当时数百万计，世上三分之一的居民；这还不止，他更使人类对圣祭、神灵、宗教、思想、信仰，以及灵魂等的认识都大为改观……他获胜利而能克制；他的志向是全身心地为了一种思想，而非为了争取建立自己的王国；他无止境地祈祷，与神进行神秘地交谈；他去世之后却仍得到胜利。凡此种种，都证明他不是个骗子，而是基于顽强的信念，而这一信念使他深具魄力，恢复教义信条。此教义具有双重含义：安拉的独一，神的非物质性。前者说明安拉是什么，后者说明安拉不是什么；前者用剑戳穿假神，后者以文字开启思想。

“穆罕默德是一位哲学家、雄辩家、传道者、立法者、战士、思想的征服者、理性教义和非偶像崇拜的恢复者；是二十多个世上的帝国和一个精神的帝国的建立者。就算我们以任何的标准去衡量世界伟人，试问有谁能超越他呢？”

（拉马丁：《土耳其史》（Histoire de la Turqui），巴黎，1854年版，第二卷，第276-277页）

“世界在分享着伟人的品质。但是他们都是单方面的，只是某个或某两个领域表现卓越，要么自由思想，要么军事领袖。这些伟人的生平和教导被笼罩在时代的烟雾之中。人们思索着他们出生的时间和地点，他们的生活方

式和风格，他们教导的性质和细节，他们的成功或失败尺度，而人类难以精确地重构这些人的生平和教导。

“而穆罕默德不是这样的人。他使人类在思想和行为等不同领域中生辉。他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及其在公共场合的言行，都被准确地记录并忠实地保留至今。记录的可靠性不仅被该信仰的追随者证实，甚至受到持有偏见的评论家们的证实。

“穆罕默德是集宗教导师、社会改革者、精神领袖、统治者、可靠的朋友、美好的伴侣、忠实的丈夫、慈爱的父亲于一身。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生活的层面上表现卓著，而只有这个无私的穆罕默德达到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格完美。”

圣雄·甘地：在《印度青年报》（**Young India**）谈论穆罕默德时说：

“我想知道谁是能抓住今天亿万人心的最强有力的人，而且无可争议。……我越来越感觉到，当年在命运的设计中征服伊斯兰世界的不是单靠宝剑的力量。征服世界的力量，是穆罕默德的伟大人格，那种简单朴素、清贫艰苦的生活作风，他对朋友和弟子们的严肃承诺、他的英勇无畏、他的公正廉洁，他对安拉的绝对敬畏和对事业的绝对忠诚。这些是他成功的因素，扫除了各种障碍，而不是他的宝剑。当我看完（穆罕默德传）第二卷时，就感到非常遗憾，没有阅读更多有关他伟大生平的资料。”

托马斯·卡莱尔在他的《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Heroes and Hero-worship**）一书中只是惊叹：

“一个单枪匹马，如何在不到二十年间，将部落纷争不断、游游荡荡的贝都因人联合起来，变成一个强大文明的国家。”

迪旺·乾德·沙玛写道：

“穆罕默德是善良的灵魂，跟随他的人永远都能感受到并且铭记他带来的巨大影响。”

（D.C.沙玛：《东方的先知》（**The Prophet of the East**），加尔各答，1935年版，第12页）

爱德华·吉本和西蒙·奥克利在关于伊斯兰的演讲中写道：

“‘我相信安拉独一，和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是伊斯兰简单而又永恒的宣言。安拉智睿的形象绝不因任何世俗可目睹的偶像而有所贬损；先知拥有的荣耀从不超越人类美德所及的范畴，而他的门徒都能谨记他的教训，对他的感恩之情也绝不会逾越理智和宗教的界限。”

（《撒拉森帝国史》（History of the Saracan Empires），伦敦，1870年版，第54页）：

“穆罕默德仅仅是一个凡人。但他承担着神圣的使命，号召整个世人去崇拜独一无二的安拉，并教导他们诚实、正直的生活道路，要求他们严格遵从安拉的命令。他始终以‘安拉的仆人和使者’来描述自己，并且他也确实按照他所宣称的这样做了。”

印度著名的诗人沙拉金尼·奈都：

“这是第一个宣扬和实践民主的宗教；在清真寺里，当唤礼响起得时候，礼拜者们聚在一起，伊斯兰的民主在一日五次的礼拜中得以体现，平民和国王并排跪下，诵念‘安拉至大’……我一次次地被这种不可分割的伊斯兰团结震撼着，这种让人本能地亲如兄弟……”

（S. 奈都：《伊斯兰思想》（Ideals of Islam），见《演讲与写作》（Speeches & Writings），马德里，1918年版，第169页）

赫格隆教授：

“由伊斯兰的先知建立的国际联盟，以国际团结和人类大同为原则，从而奠定了全球基础，并为其他的国家照亮了道路。”他继续道：“事实上，在实现国际联盟的构想方面，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文化可以同伊斯兰所作出的贡献相提并论。”

世界在对一个人的神化，及其已失传的生平和使命的传说方面毫不踌躇。自历史以来，从来没有任何关于穆罕默德的神化传说，哪怕是很少的一部分，因为他所做的这一切努力，其唯一的目的只是号召全人类崇拜独一无二的安拉，实现人类的美德。无论是穆罕默德还是他的追随者们，都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声称他是一个神的儿子或神的化身或有神性之人——但他总是，甚至今天也仅仅视为安拉所拣选的一位使者。”

迈克尔·哈特在他最近出版的关于为人类福利和生活的提高有影响的名人排行一书中写道：

“我选择穆罕默德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最有影响的人物，可能会使一些读者感到惊奇，也会使另外一些读者发生疑问，但他确实是历史上在宗教和世俗两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唯一人物。”

（迈克尔H.哈特：《影响历史的一百位名人排行榜》（The 100：A Ranking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ersons inHistory），纽约：哈定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33页）

印度哲学教授罗摩克里希·拉奥在他的《穆罕默德：伊斯兰的先知》（Muhammad, The Prophet of Islam）一书中称他：

“人类生活完美的模范。”

罗摩克里希·拉奥教授解释道：

穆罕默德的人格，很难把握全貌。我只能管中窥豹。多么生动的一系列如画情景！穆罕默德，先知；穆罕默德，勇士；穆罕默德，商人；穆罕默德，政治家；穆罕默德，演说家；穆罕默德，改革家；穆罕默德，孤儿的庇护人；穆罕默德，奴隶的保护者；穆罕默德，妇女的解放者；穆罕默德，法官；穆罕默德，圣人……在这些人类活动范围中的完美角色，使他仿若英雄一般。

在十四个世纪后的今天，穆罕默德的生平和教导没有一丝减少、变更或篡改。自那时起，教导为治疗人类的许多弊病给予了永恒的希望。这不是穆罕默德追随者的宣称，而是历史公正的鉴定和定论。

至少你可以在思考和关注人类问题的时候停下来问问你自己：这些如此非凡的和革命性的影响是真实的吗？如果它们是真实的，而你不熟悉或没有听说穆罕默德这个人，那么此刻你难道不对这个巨大的挑战有所反应，以更深入地了解他吗？

它不会让你付出任何代价，相反它可以证明，在你的人生中一个全新的时代的开始。